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愚立判 鑒貌辨色男女不分

且說四爺趙虎出了廟門，便將老道交與伴當，自己接過驢來。忽聽後面婦人說道：「那南上坡站立那人，彷彿是害我之人。」緊行數步，口中說道：「何嘗不是他。」一直跑到南上坡，在井邊揪住那人，嚷道：「好李保呀！你將樂子勒死，你把我的四百兩銀子藏在那裡？你趁早兒還我就完了。」只聽那人說道：「你這婦人好生無理！我與你素不相識，誰又拿了你的銀子咧？」婦人更發急道：「你這個忘八日的！圖財害命，你還合樂子鬧這個腔兒呢！」趙爺聽了不容分說，便叫從人將拴老道的絲絛那一頭兒，也把李保拴上，帶著就走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此時祥符縣因有狀元范仲禹，他不敢質訊，親將此案的人證解到開封府，略將大概情形回覆了包公。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叫將范仲禹帶上堂來，差役左右護持。只見范生到了公堂，嚷道：「好狗頭們呀！你們打得老爺好！你們殺得老爺好！」說罷，拿著鞋就要打人。卻是作公人手快，冷不防將他的朱履奪了過來。范仲禹便胡言亂語說將起來。公孫主簿在旁，看出他是氣迷瘋痰之症，便回了包公，必須用藥調理於他。包公點頭應允，叫差役押送至公孫先生那裡去了。

包公又叫帶上白雄來。白雄朝上跪倒。包公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作何生理？」白雄稟道：「小人白雄，在萬全山西南八寶村居住，打獵為生。那日從虎口內救下小兒，細問姓名家鄉住處，才知是自己的外甥。因此細細盤問，說我姐夫乘驢而來；故此尋至東山口外，見小榆樹上拴著一花驢，小人以為是我姐夫騎來的。不料路上遇見這個山西人，說此驢是他的，還合小人要他哥哥並銀子；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。卻見眾人圍著一人，這山西人一見說是他哥哥，向前相認。誰知他哥哥卻是婦人的聲音，不認他為兄弟，反將小人說是他的兄弟。求老爺與小人作主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你姐夫叫甚麼名字？」白雄道：「小人姐夫范仲禹，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氏。」包公聽了，正與新科狀元籍貫相同，點了點頭，叫他且自下去。

帶屈良上來。屈良跪下，稟道：「小人叫作屈良，哥哥叫屈申，在鼓樓大街開一座興隆木廠。只因我哥哥帶了四百兩銀子上萬全山南批木料，去了一夜沒有回來。是我不放心，等城門開了，趕到東山口外，只見有個人拉著我哥哥的花驢。小人問他要驢，他不但不給驢，還合小人要他的甚麼姐夫；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，卻見我哥哥坐在地下。不知他怎的改了形象，不認小人是他兄弟，反叫姓白的為兄弟。求老爺與我們明斷明斷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你認明花驢是你的麼？」屈良道：「怎的不認得呢。這個驢子有毛病兒，他見驢就追。」包公叫他也暫且下去，叫把屈申帶上來。左右便道：「帶屈申，帶屈申。」只見屈鬍子他卻不動。差役只得近前說道：「大人叫你上堂呢。」只見他羞羞慚慚，扭扭捏捏，走上堂來，臨跪時先用手扶地，彷彿婀娜的了不得。兩邊衙役看此光景，由不得要笑，一又不敢笑。

只聽包公問道：「你被何人謀害？訴上來。」只見屈申稟道：「小婦人白玉蓮。丈夫范仲禹，上京科考。小婦人同定丈夫來京，順便探親。就於場後帶領孩兒金哥，前往萬全山，尋問我母親住處。我丈夫便進山訪問去了，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，忽然來了一隻猛虎，將孩兒刁去。小婦人正在昏迷之際，只見一群人內有一官長，連忙說「搶」，便將小婦人拉拽上馬。到他家內，閉於樓中。是小婦人投繯自盡。恍惚之間，覺得涼風透體。睜眼看時，見圍繞多人，小婦人改變了這般模樣。」

包公看他形景，聽他言語，心中納悶。便將屈良叫上堂來，問道：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屈良道：「是小人的哥哥。」又問屈申道：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屈申道：「小婦人並不認得他是甚麼人。」包公叫屈良下去，又將白雄叫上堂來，問道：「你可認得此人麼？」白雄回道：「小人並不認得。」忽聽屈申道：「我是你嫡親姐姐，你如何不認得？豈有此理！」白雄惟有發怔而已。包公便知是魂錯附了體了。只是如何辦理呢？只得將他們俱各帶下去。

只見楞爺趙虎上堂，便將跟了黑驢查看情形，述說了一遍；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帶到。包公便叫將道士帶上來。道士上堂跪下，稟道：「小道乃是給威烈侯看家廟的，姓葉名苦修。只因昨日侯爺府中抬了口薄皮棺材來，說是主管葛壽的母親病故，叫小道即刻埋葬。小道因目下禁土，故叫他們將此棺放在後院裡。……」包公聽了，道：「你這狗頭滿口胡說！此時是甚麼節氣，竟敢妄言禁土！左右，掌嘴！」那道士忙了，道：「老爺不必動怒。小道實說，實說。因聽見是主管的母親，料他棺內必有首飾衣服。小道一時貪財心勝，故謊言禁土，以便撬開棺蓋，得些東西。不料剛將棺蓋開起，那婦人他就活了，把小道按住一頓好打。他卻是一口的山西話，並且力量很大。小道又是怕又是急，無奈喊「救人」。便見有人從牆外跳進來，就把小道拴了來了。」包公便叫他畫了招，立刻出簽，拿葛壽到案，道士帶下去。叫：「帶婦人。」左右一疊連聲道：「帶婦人，帶婦人。」那婦人卻動也不動。還是差役上前說道：「那婦人，老爺叫你上堂呢。」只聽婦人道：「樂子是好朋友，誰是婦人？你不要頑笑呀。」差役道：「你如今是個婦人，誰和你頑笑呢。你且上堂說去。」婦人聽了，便大叉步兒走上堂來，咕咚一聲跪倒。包公道：「那婦人你有何冤枉？訴上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不是婦人，我名叫屈申。只因帶著四百兩銀子到萬全山批木頭去，不想買賣不成。因回來晚咧，在這兒上見個沒主兒的黑驢，又是四個牙兒；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驢拴在小榆樹兒上，我就騎了黑驢，以為是個便宜。誰知颯起大風來了，天又晚了，就在南坡上一個人家尋休兒。這個人名叫李保兒。他將我灌醉了，就把我勒死了。正在緩不過氣兒來之時，忽見天光一亮，卻是一個道士撬開棺蓋。我也不知怎麼跑到棺材裡面去了。我又不見了四百兩銀子。因此我才把老道打了。不想剛出廟門，卻見南坡上有個汲水的，就是害我的李保兒。我便將他揪住，一同拴了來了。我們山西人千鄉百里，也非容易。樂子是要定了四百兩銀子咧。弄得我這個樣兒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包公聽了，叫把白雄帶上來，道：「你可認的這個婦人麼？」白雄一見，不覺失聲道：「你不是我姐姐玉蓮麼？」剛要向前斷認，只聽婦人道：「誰是你姐姐，樂子是好朋友哇！」白雄聽了，反倒嚇了一跳。包公叫他下去。把屈良叫上來，問婦人道：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此話尚未說完，只聽婦人說道：「噯喲！我的兄弟呀！你哥哥給人害了。千萬想著咱們的銀子要緊。」屈良道：「這是怎的了？我多久有這樣的哥哥呢？」包公吩咐，一齊帶下去。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錯附了體了。

又叫帶李保上堂來。包公一見正是逃走的惡奴。已往不究，單問他為何圖財害命。李保到了此時，看見相爺的威嚴，又見身後包興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，自己悔恨無地，惟求速死；也不推辭，他便從實招認。包公叫他畫了招，即差人去起賊，並帶李氏前來。

剛去後，差人稟道：「葛壽拿到。」包公立刻吩咐帶上堂來，問道：「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廟內那一口棺材，死的是什麼人？」葛壽一聞此言，登時驚慌失色，道：「是小人的母親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在侯爺府中當主管，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。既是你母親，為何用薄皮材盛殮？你即或不能，也當求家主賞賜，竟是忍心，如此潦草完事。你也太不孝了！來！」「有。」「拉下去，先打四□大板。」兩旁一聲答應，將葛壽重責四□，打得滿地亂滾。包公又問道：「你今年多大歲數了？」葛壽道：「今年三□六歲。」包公又問道：「你母親多大年紀了？」一句話，問得他張口結舌，半天，說道：「小人不……不記得了。」包公怒道：「滿口胡說！天下那有人子不記得母親歲數的道理。可見你心中無母，是個忤逆之子。來！」「有。」「拉下去，再打四□大板。」葛壽聽了，忙道：「相爺不必動怒。小人實說，實說。」包公道：「講！」左右公人催促：「快講，快講！」

惡奴到了此時，無可如何，只得說道：「回老爺。棺材裡那個死人，小人卻不認得。只因前日我們侯爺打圍回來，在萬全山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裡啼哭，頗有姿色。旁邊有個親信之人，他叫刁三，就在侯爺面前獻勤，說了幾句言語，便將那婦人搶到家中，閉於樓上，派了兩僕婦勸慰於他。不想後來有個姓范的找他的妻子。也是刁三與侯爺定計，將姓范的請到書房好好看待，又應許給他尋妻子。……」

包公便問道：「這刁三現在何處？」葛壽道：「就是那天夜裡死的。」包公道：「想是你與他有仇，將他謀害了。來！」「有。」「拉下去，打。」葛壽著忙道：「小人不曾害他，是他自己死的。」包公道：「他如何自己死的呢！」葛壽道：「小人索

性說了罷。因刁三與我們侯爺定計，將姓范的留在書房。到三更時分，刁三手持利刃，前往書房，殺姓范的去。等到五更未回。我們侯爺又派人去查看，不料刁三自不小心，被門檻子絆了一跤，手中刀正在咽喉穿透而死。我們侯爺便另差家丁一同來到書房，說姓范的無故謀殺家人，一頓亂棍就把他打死了。又用一個舊箱子將屍首裝好，趁著天未亮，就抬出去拋於山中了。」包公道：「這婦人如何又死了呢？」葛壽道：「這婦人被僕婦丫鬟勸慰的，卻應了。誰知他是假的，眼瞅不見，他就上了弔咧。我們侯爺一想，未能如意，枉自害了三條性命；因用棺木盛好女屍，假說是小人之母，抬往家廟埋葬。這是已往從前之事，小人不敢撒謊。」包公便叫他畫了招，所有人犯俱各寄監。惟白氏女身男魂，屈申男身女魂，只得在女牢分監，不准褻瀆相戲。又派王朝、馬漢前去，帶領差役捉拿葛登雲，務於明日當堂聽審。分派已畢，退了堂，大家也就陸續散去。

此時惟有地方苦頭兒最苦。自天亮時整整鬧了一天，不但挨餓，他又看著兩頭驢，誰也不理他。此時有人來，便搭訕著給人道辛苦，問：「相爺退了堂沒有？」那人應道：「退了堂了。」他剛要提那驢子，那人便走了。一連問了多少人，誰也不理他。只急得抓耳搔腮，嘖聲歎氣。好容易等著跟四爺的人出來，他便上前央求。跟四爺的人見他可憐，才叫他拉了驢到馬號裡去。偏偏的花驢又有毛病兒不走，還是跟四爺的人幫著他，拉到號中，見了管號的交代明白，就在號裡喂養。方叫地方回去，叫他明兒早早來聽著。地方千恩萬謝而去。

且說包公退堂用了飯，便在書房思索此事。明知是陰錯陽差，卻想不出如何辦理的法子來。包興見相爺雙眉緊蹙，二目頻翻，竟自出神，口中嘟嘟囔囔，說道：「陰錯陽差，陰錯陽差，這怎麼辦呢？」包興不由得跪下，道：「此事據小人想來，非到陰陽寶殿查去不可。」包公問道：「這陰陽寶殿在於何處？」包興道：「在陰司地府。」包公聞聽，不由得大怒，斷喝一聲：「哇！好狗才！為何滿口胡說？」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